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通志卷一百三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李潢

編修臣裴謙覆勘

覆校官助教臣金學詩

校對官學正臣徐立綱

謄録監生臣蔣繼勲

通志卷一百三十四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列傳第四十七

宋

褚裕之兄秀之淡之秀之子湛之　蔡廓子興宗　何尚之父叔度子偃

張裕子永　張邵子敷弟悅兄子暢暢子浩暢淹　范泰子曅孔熙先　荀伯子族弟昶昶子萬秋　徐廣郗紹　鄭鮮之　裴松之　何承

天

褚裕之字叔度河南陽翟人晉太傅裒之曾孫也祖歆祕書監父爽金紫光祿大夫長兄秀之字長倩歷大司馬琅邪王從事中郎黄門侍郎武帝鎮西長史秀之妹晉恭帝后也秀之雖晉氏姻戚而盡心於武帝遷侍中出補大司馬右司馬晉恭帝即位為祠部尚書宋受命徙太常元嘉初卒於官秀之弟淡之字仲原亦歷顯官為武帝車騎從事中郎尚書吏部郎廷尉卿左衛將軍

宋受命爲侍中淡之兄弟並盡忠事武帝恭帝每生男輒令方便殺焉或誘賂内人或密加毒害前後如此非一及恭帝遜位居秣陵宫常懼見禍與褚后共止一室慮有酖毒自煑食於前武帝將害之不欲遣人入内令淡之兄弟視后褚后出别室相見兵人乃踰垣而入進藥於恭帝帝不肯飲曰佛教自殺者不復得人身乃以被掩殺之後會稽郡缺朝議欲用蔡廓武帝曰彼自是蔡家佳兒何關人事可用褚佛佛淡之小字也乃用淡

之為會稽太守景平二年富陽孫氏聚合門宗族反其支黨在永興縣潛相影響永興令羊恂覺其謀以告淡之淡之不信乃以誣人之罪收縣職局於是孫法先自號冠軍大將軍與孫道慶等攻沒縣邑更相樹置遥以鄧令司馬文宣為征西大將軍建旗鳴鼓直攻山陰淡之自假陵江將軍以山陰令陸邵領司馬加振武將軍前員外散騎常侍王茂之為長史前國子博士孔欣前員外散騎常侍謝苓之並參軍事召行參軍七十餘人

前鎮西諮議參軍孔甯子左光禄大夫孔季恭子山士並在艱中皆起為將軍遣隊主陳願郡議曹掾虞道納二軍過浦陽江願等戰敗賊遂推鋒而前去城二十餘里淡之遣陸邵水軍拒之而身率所領出次近郊邵與行參軍漏恭期合力大破賊於柯亭淡之尋卒謚曰質子裕之名與武帝同故行字焉初為太宰琅邪王行參軍武帝車騎參軍司徒左西屬中軍諮議參軍署中兵加建威將軍從征鮮卑盡其誠力盧循攻查浦叔度力

戰有功循南走武帝版行廣州刺史加都督建威將軍領平越中郎將在任四年廣營賄貨資財豐積坐免官禁錮終身還至都凡諸親友及一面之款無不厚加贈遺尋除太尉諮議參軍相國右司馬武帝受命為右衛將軍武帝以其名家而能竭盡心力甚嘉之封番禺縣男尋加散騎常侍永初四年出為雍州刺史領寧蠻校尉在任三年以清簡致稱景平二年卒子恬之嗣恬之弟寂之著作佐郎早卒寂之子畯尚文帝第六女琅邪

真長公主位太宰參軍亦早卒曖子纉位太子舍人亦尚公主纉子球梁史有傳秀之子湛之字休元尚武帝第七女始安哀公主拜駙馬都尉著作佐郎哀公主薨復尚武帝第五女吳郡宣公主諸尚主者並因世冑不必皆有才能湛之謹實有意幹故為文帝所知歷顯位為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長史侍中左衛將軍左户尚書丹陽尹元凶弑逆以為吏部尚書復出為丹陽尹統石頭戍事孝武入伐劭自攻新亭壘使湛之率水師俱進

湛之因携二息淵澄登輕舟南奔淵時始生一男為劭所殺孝武即位以為尚書右僕射孝建元年為中書令丹陽尹後拜尚書左僕射以南奔賜爵都鄉侯大明四年卒謚敬侯淵列在齊史

蔡廓字子度濟陽考城人晉司徒謨之曾孫也祖系撫軍長史父綝司徒左西屬廓博涉羣書言行以禮起家著作佐郎後為武帝太尉參軍中書黄門郎以方梗閑素為武帝所知再遷太尉從事中郎未拜遭母憂性至

孝三年不櫛沐殆不勝喪宋臺建爲侍中建議以爲鞫獄不宜令子孫下辭明言父祖之罪虧教傷情莫此爲大自今但令家人與囚相見無乞鞫之訴便足以明伏罪不須責家人下辭朝議從之世子左衛率謝靈運輒殺人御史中丞王准之坐不糾免官武帝以廓剛直不容邪枉補御史中丞多所糾奏百僚震肅時中書令傅亮任寄隆重學冠當時朝廷儀典皆取定於亮亮每事諮廓然後行亮意若有不同廓終不爲屈遷司徒左長

史出為豫章太守徵為吏部尚書廓因北地傅隆問亮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語錄尚書事徐羨之羨之曰黃門郎以下悉以委蔡吾徒不復措懷自此已上故宜共參同異廓曰吾不能為徐干木署紙尾遂不肯拜干木羨之小字也選案黃紙錄尚書與吏部尚書連名故廓言書紙尾也羨之亦以廓正直不欲使居權要徙為祠部尚書文帝入奉大統尚書令傅亮率百寮奉迎廓亦俱行至尋陽遇疾不堪前亮將進

路諸別廓謂曰營陽在吳宜厚加供奉一旦不幸卿諸
人有弑主之名欲立於世何可得邪時亮已與羨之議
害少帝乃馳信止之信至已不及羨之大怒曰與人共
計云何裁轉背便賣惡於人及文帝即位謝晦將之荆
州與廓別屏人問曰吾其免乎廓曰卿受先帝顧命任
以社稷廢昏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人二昆而以之北面
挾震主之威據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為難也廓年
位並輕而為時流所推重每至歲時皆束帶詣門奉兄

軌如父家事大小皆諮而後行公禄賞賜一皆入軌有所資須皆就典者請焉從武帝在彭城妻郗氏以書求夏服廓答曰知須夏服計給事自應相供無容别寄時軌為給事中元嘉二年廓卒武帝常云羊徽蔡廓可平世三公少子興宗字興宗幼為父廓所重謂有己風與親故書曰小兒四嵗神氣似可不入非類室不與小人游故以興宗為之名興宗為之字年十嵗喪父哀毁有異凡童廓罷豫章郡還起二宅先成東宅以與兄軌軌

罷長沙郡還送錢五十萬以裨宅直興宗年十一白母曰一家由來豐儉必共今日宅直不宜受也母悅而從焉執深有愧色謂其子淡曰我年六十行事不及十歲小兒尋又喪母少好學以業尚素立見稱為中書侍郎中書令建平王宏侍中王僧綽並與之厚善元凶弒立僧綽被誅凶威方盛親故莫敢往興宗獨臨哭甚哀孝武踐阼累遷尚書吏部侍郎時尚書何偃疾患上謂興宗曰卿詳練清濁今以選事相付便可開門當之無所

辭也後拜侍中每正言得失無所顧憚孝武新年拜陵興宗負璽陪乘及還上欲因以射雉興宗正色曰今致虔園林情敬兼重從禽猶有餘日請待他辰上大怒遣令下車由是失旨竟陵王誕據廣陵為逆事平孝武輿駕出宣陽門勑左右文武呌稱萬歲興宗時陪輦帝顧曰卿獨不呌興宗從容正色答曰陛下今日政應涕泣行誅豈得軍中皆稱萬歲帝不悅興宗奉旨慰勞廣陵州別駕范義與興宗素善在城內同誅興宗至躬自收

殯致喪還豫章舊墓上聞謂曰卿何敢故爾觸網興宗
抗言答曰陛下自殺賊臣自葬周旋既犯嚴制政當甘
於斧鉞耳帝有慙色又廬江内史周朗以正言得罪鏁
付寧州親戚故人無敢贍送興宗時在直請急詣朗別
上知之尤怒坐屬疾多日白衣領職後為廷尉卿有解
士先者告申坦昔與丞相義宣同謀時坦已死子令孫
作山陽郡自繫廷尉興宗議曰若坦昔為戎首今身尚
存累經肆青猶當蒙有令孫天屬理相為隱況人亡事

遠追相誣訐斷以禮律義不合關見從出為東陽太守後為左户尚書轉掌吏部時上方盛淫宴虐侮羣臣自江夏王義恭以下咸加穢辱唯興宗以方直見憚不被侵媟尚書僕射顔師伯謂儀曹王耽之曰蔡尚書常免昵戲去人實遠耽之曰蔡豫章昔在相府亦以方嚴不狎武帝宴私之日未嘗相召每至官賭常在勝朋蔡尚書今日可謂能荷矣大明末前廢帝即位興宗告太宰江夏王義恭應須策文義恭曰建立儲副本為今日復

安用此輿宗曰累朝故事莫不皆然近永初之末營陽王即位亦有文策今在尚書可檢視也義恭不從時義恭錄尚書受遺輔政阿衡幼主而引身避事政歸近習越騎校尉戴法興中書舍人巢尚之專制朝權威行遠近輿宗職管九流銓衡所寄每至上朝輙與令錄以下陳欲登賢進士之意又箴規得失博論朝政義恭素性恇撓阿順法興恒慮失㫖每聞輿宗言輙戰懼無計先是大明世奢侈無度多所造立賦調煩嚴征役過苦至

是發詔悉皆剷除由是紫極殿南北馳道之屬皆被毁壞自孝建以來至大明末凡諸制度無或存者興宗於都坐慨然謂顔師伯曰先帝雖非盛德要以道始終三年無改古典所貴今殯宫始撤山陵未遠而凡諸制度興造不論是非一皆刊剷雖復禪代亦不至爾天下有識當以此窺人師伯不能用興宗每奏選事法興尚之等輒點定回換僅有存者興宗於朝堂謂義恭及師伯曰主上諒闇不親萬機選舉密事多被删改非復公筆

迹不知是何天子意王景文謝莊等遷授失序興宗又欲改為美選時薛安都為散騎常侍征虜將軍太子率殷恒為中庶子興宗先遷安都為左衛將軍常侍如故殷恒為黄門領校太宰嫌安都為多欲單為左衛興宗曰率衛相去幾何之間且已失征虜非乃超越復奪常侍則頓為降貶若謂安都晚遇微人本宜裁抑令名器不輕宜有選序謹依選體非私安都義恭曰若宫官宜加越授者殷恒便應侍中那得為黄門而已興宗又曰

中庶侍中相去實遠且安都作率十年殷恒中庶百日今又領校爲不少也使選令史顔禕之薛慶先等往復論執義恭然後署案既而中旨以安都爲右衛加給事中由是大忤義恭及法興等出興宗爲吴郡太守固辭又轉南東海太守又不拜苦求益州義恭由是大怒上表言興宗之罪詔付外詳議義恭因使尚書令柳元景奏興宗及尚書袁愍孫私相許與自相選署亂羣害政混穢大猷於是除興宗永昌太守郡屬交州朝廷喧然

莫不嗟駭先是興宗納何后寺尼智尼為妾姿貌甚美迎車已去而師伯密遣人誘之潛往載取興宗迎人不覺及興宗被徙論者並言由師伯師伯甚病之法興等既不欲以徙大臣為名師伯又欲止息物議由此停行頃之法興見殺尚之被繫義恭師伯並誅復起興宗為臨海王子頊前軍長史南郡太守行荆州事不行時前廢帝凶暴興宗外甥袁顗為雍州刺史固勸興宗行曰朝廷形勢人情所見在内大臣朝夕難保舅今出居陜

西為八州行事顗在襄沔地勝兵彊去江陵咫尺水陸通便若一朝有事可共立桓文之功豈與受制凶狂禍難不測同年而語乎興宗曰吾素門平進與主上甚疎未容有患宮省內外既久不自保比者會應有變若內難得弭外釁未可量汝欲在外求全我欲居內免禍各有所見不亦善乎時士庶危懼衣冠咸欲遠徙後皆流離外難百不一存重除吏部尚書太尉沈慶之深慮危禍閉門不通賔客嘗遣左右范羡詣興宗屬事興宗謂

羡曰公闗門絶客以避悠悠之請謁耳身非有求何為見拒羡復命慶之使要興宗興宗因説之曰主上比者所行人倫道盡今所忌憚唯在於公公威名素著天下所服今舉朝惶惶人懐憂怖指麾之日誰不景從如其不斷旦暮禍及僕昔佐貴府蒙眷異常故敢盡言願思其計慶之曰僕比日前慮不復自保但盡忠奉國始終以之正當委天任命耳加老罷私門兵力頓闕雖有其意事亦無從興宗曰當今懐謀思奮者非欲要富貴期

功賞各欲救死朝夕耳殿内將帥正聽外間消息若一
人唱首則俯仰可定況公威風先著統戎累朝諸舊部
曲布在宫省誰敢不從僕在尚書中自當唱率百僚案
前世故事更簡賢明以奉社稷又朝廷諸所行造人間
皆言公悉豫之今若沈疑不決當有先公起事者公亦
不免附惡之禍也且車駕屢幸貴第酣醉彌留又聞斥
屏左右獨入閤内此萬世一時機不可失僕荷眷深重
故吐去梯之言公宜詳其禍福慶之曰此事大非僕所

能行事至政當抱忠以沒耳頃之慶之果以見忌致禍時領軍將軍王元謨大將有威名邑里訛言元謨當建大事或言已見誅元謨典籤包法榮家在東陽興宗故郡人也爲元謨所信使至興宗閒興宗謂曰領軍比日殊當憂懼法榮曰頃者殆不復食夜亦不眠常言収己在門不保俄頃興宗因法榮勸元謨舉事元謨又使法榮報曰此亦未易可行其當不泄君語右衛將軍劉道隆爲帝所寵信專統禁兵乘輿嘗夜幸著作佐郎江斆

宅興宗乗馬車從道隆從車後過興宗謂曰劉公比日思一閑道隆深達此旨搯興宗手曰蔡公勿言時帝每因朝宴捶毆羣臣自驃騎大將軍建安王休仁以下侍中袁愍孫等咸見陵曳唯興宗得免頃之明帝定大事元謨責所親故吏郭季產女壻韋希真等曰當艱難時周旋輩無一言相叩發者季產曰蔡尚書令包法榮所道非不會機但大事難行耳季產言亦何益元謨有慙色當明帝起事之夜廢帝横屍太醫閤口興宗謂尚書

左僕射王景文曰此雖凶悖要是天下之主宜使喪禮粗足若直如此四海必將乘人時諸方並舉兵反朝廷所保唯丹陽淮南數郡其間諸縣或已應賊東兵已至永世宮省危懼上集羣臣以謀成敗興宗曰宜鎮之以靜以至信待人比者逆徒親戚布在宮省若繩之以法則土崩立至宜明罪不相及之義上從之遷尚書右僕射尋領衛尉明帝謂興宗曰頃日人情言何事當濟不興宗曰今米甚豐賤而人情更安以此算之清蕩可必

但臣之所憂更在事後猶羊公言平吴之後方當勞聖慮耳尚書褚淵以手版築興宗興宗言之不已上曰誠如卿言赭圻平函送袁顗首敕從登南掖門樓以觀之興宗潸然流涕上不悅事平封興宗始昌縣伯固讓而許之復封樂安縣伯國秩吏力終不以受時殷琰據壽陽為逆遣衛國將軍劉勔攻圍之四方既平琰嬰城固守上使中書為詔譬琰興宗曰天下既定是琰思順之日陛下宜賜手詔數行今直使中書為詔彼必疑非真

不從琰得詔謂劉勔詐造不敢降久乃歸順先是徐州刺史薛安都據彭城反後遣使歸款泰始二年冬遣鎮軍將軍張永率軍迎之興宗曰安都遣使歸順此誠不虛今不過須單使一人咫尺書耳若以重兵迎之勢必疑懼或能招引北虜為患不測時張永已行不見信安都聞大軍過淮果引魏軍永戰大敗遂失淮北四州其先見如此初永敗問至上在乾明殿先召司徒建安王休仁又召興宗謂休仁曰吾慙蔡僕射以敗書示興宗

曰我愧卿三年出為郢州刺史初吳興邱珍孫言論常
侵興宗珍孫子景元人才甚美興宗與之周旋及景元
為鄱陽郡會晉安王子勛為逆轉在竟陵為吳喜所殺
母老女幼流離夏口興宗至郢州親自臨哭致其喪柩
家累皆得東還遷會稽太守領兵置佐加都督會稽多
諸豪右不遵王憲幸臣近習參半宮省封略山湖妨民
害政興宗皆以法繩之又以王宮妃主多立邸舍子息
滋長督責無窮啟罷省之并陳原諸逋負解遣雜役並

見從三吳舊有鄉射禮元嘉中羊元保為吳郡行之久不復修興宗行之禮儀甚整明帝崩興宗與尚書令袁粲右僕射褚淵中領軍劉勔鎮軍將軍沈攸之同被顧命以興宗為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荆州刺史加班劍二十人被徵還都時右軍將軍王道隆任參國政權重一時躡履到興宗前不敢就席良久方去竟不呼坐元嘉初中書舍人狄當詣太子詹事王曇首不敢坐其後中書舍人弘興宗為文帝所愛遇上謂曰卿欲

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當判耳殷劉並雜無所益也若往詣球可稱旨就席及至球舉扇曰君不得爾弘還依事啓聞帝曰我便無如此何至是興宗復爾道隆等以興宗彊正不欲使擁兵上流改為中書監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固辭不拜興宗行己恭恪光禄大夫北地傅隆與父廓善興宗常脩父友之敬又太原孫敬玉常通興宗侍兒被禽反接興宗命與杖敬玉了無怍容興宗奇其言對命釋縛試以伎能髙其筆札因以侍兒

賜之為立室宇位至尚書右丞其遏惡揚善若此敬王
子廙仕梁以清能位至御史中丞興宗家行尤謹奉歸
宗姑事寡嫂養孤兄子有聞於世太子左率王錫妻范
聦明婦人也有才學書譲錫弟僧達曰昔謝太傅奉寡
嫂王夫人如慈母今蔡興宗亦有恭和之稱其為世所
重如此妻劉氏早卒一女甚㓜外甥袁顗始生子彖而
妻劉氏亦亡興宗姊即顗母也一孫一姪躬自撫養年
齒相比欲為婚姻每見興宗輙言此意大明初詔興宗

女與南平王敬猷婚興宗以姊生平之懷屢經陳啟帝答曰卿諸人欲各行己意則國家何由得婚且姊言豈是不可違之處邪舊意既乖彖亦他娶其後彖家好不終顗又禍敗彖等淪廢當時孤微理盡敬猷遇害興宗女無子孀居名門高胄多欲結姻明帝亦勑適謝氏興宗並不許以女適彖泰豫元年卒年五十八遺命薄葬奉還封爵追贈後授子順固辭不受又奉表疏十餘上詔特申其請以旌克讓之風初興宗為郢州府參軍彭

城顔敬以式卜曰亥年當作公官有大字者不可受也及有開府之授而太歲在亥果薨於左光禄大夫云文集行於世子順字景元方雅有父風位太尉從事中郎昪明末卒順弟約樽齋史有傳

何尚之字彦德廬江灊人也曽祖凖高尚不應徵辟祖恢南康太守父叔度恭謹有行業姨適沛郡劉璩與叔度母情愛甚篤叔度母早卒奉姨若所生姨亡朔望必往致哀并設祭奠食並珍新躬自臨視若朔望應有公

事則先遣送祭皆手自料簡流涕對之公事畢即往致哀以是為常三年服竟義熙三年吳興武康縣人王延祖為劫父睦以告官新制凡劫身斬刑家人棄市睦既自告於法有疑時叔度為尚書議曰設法止姦必本於情理非謂一人為劫闔門應刑所以罪及同產者欲開其相告以出造惡之身睦父子至親容可悉共逃亡而割其天屬還相縛送解腕求存於情可愍並合從原從之後為金紫光禄大夫吳郡太守太保王弘每稱其清

身潔己尚之少頗輕薄好搏蒱既長折節蹈道以操立見稱為陳郡謝混所知與之游處家貧初為臨津令武帝領征西補府主簿從征長安以公事免還都因患勞病積年飲婦人乳乃得差以從征之勞賜爵都鄉侯少帝即位為廬陵王義真車騎諮議參軍義真與司徒徐羨之尚書令傅亮等不協每有不平之言尚之諫戒不納義真被廢入為中書侍郎遷吏部郎告休定省傾朝送别於冶渚及至郡叔度謂曰聞汝來此傾朝相送可

有幾客答曰殆數百人叔度笑曰此是送吏部郎耳非關何彦德也昔殷浩亦嘗作豫章定省送别者甚衆及廢徙東陽船泊征虜亭積日乃至親舊無復相窺者後拜左衛將軍領太子中庶子尚之雅好文義從容賞會其為文帝所知元嘉十三年彭城王義康欲以司徒左長史劉斌為丹陽尹上不許乃以尚之為之立宅南郭外置學聚徒東海徐秀廬江何曇黄回頴川荀子華太原孫宗昌王延秀魯郡孔惠並慕道來游謂之南學王

球嘗云尚之西河之風不墜尚之亦云球正始之風尚

在尚之女適劉湛子黯而湛與尚之意好不篤湛欲領

丹陽乃徙尚之為祠部尚書尚之甚不平湛誅遷吏部

尚書時左衛將軍范曄任參機密尚之察其意趣異常

白文帝宜出為廣州若在内釁成不得不加鈇鉞屢誅

大臣有虧皇化上曰始誅劉湛等方欲引升後進曄事

迹未彰便豫相黜斥萬方將謂卿等不能容才以我為

信受讒説但使共知如此不憂大變也曄後謀反伏誅

上嘉其先見國子學建領祭酒二十三年遷尚書右僕射是歲造元武湖上欲於湖中立方丈蓬萊瀛洲三神山尚之固諫乃止時又造華林園並盛暑興役尚之又諫宜加休息上不許曰小人常自曝背此不足為勞時上行幸還多侵夕尚之又表諫上優詔納之先是患貨少鑄四銖錢民間頗盜鑄多翦鑿古錢以取銅上患之二十四年錄尚書江夏王義恭建議以一大錢當兩以防翦鑿議者多同尚之議曰凡創制改法宜順人情未

有違衆矯物而可久也泉布廢興未容驟議前代赤仄白金俄而罷息六貨憒亂人泣於市良由事不畫一難用遵行自非急病權時宜守長世之業若今制遂行富人之貲自倍貧者彌增其困懼非所以欲均之意中領軍沈演之等以為龜貝行於上古泉刀興自有周皆所以阜財通利實國富民者也歷代雖遠資用彌便若以一大錢當兩則國傳難朽之寶家贏一倍之利不俟加憲巧源自絶上從演之議遂以一錢當兩行之經時公

私非便乃罷二十八年遷尚書令領太子詹事二十九年致仕於方山著退居賦以明所守或謂尚之不能固志文帝與江夏王義恭詔曰羊孟尚不得告謝尚之任遇有殊便當未宜申許尚之遂還攝職羊即羊元保孟即孟顗尚之既任事上待之愈隆於是袁淑乃錄古來隱士有迹無名者為真隱傳以嗤焉時復遣軍北侵資給戎旅悉以委之元凶弑立進位司空尚書令時三方興義將佐家在都邑劭悉欲誅之尚之誘說百端並得

免孝武即位復為尚書令丞相南郡王義宣車騎將軍臧質反義宣司馬竺超民質長史陸展兄弟並應從誅尚之上言於法為重於是坐者並得原時欲分荆州置郢州議其所居江夏王義恭蕭思話以為宜在巴陵尚之議曰夏口在荆江之中正對沔口通接雍梁實為津要於事為允上從其議荆揚二州户口居江南之半江左以來揚州為根本委荆州以閫外至是並欲分之以削臣下之權而荆揚並因此虚耗尚之建言宜復合二

州上不許大明二年以為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尚之在家常著鹿皮帽及拜開府天子臨軒百寮陪位沈慶之於殿庭戲之曰今日何不著鹿皮冠慶之累辭爵命朝廷敦勸甚苦尚之謂曰今主上虛懷側席詎宜固辭慶之曰沈公不效何公去而復還也尚之有愧色尚之愛尚文義老而不休與太常顔延之少相好狎二人並短小尚之常謂延之為獱延之目尚之為猴同游太子西池延之問路人云吾二人誰似猴路

人指尚之爲似延之喜笑路人曰彼似猴耳君乃眞猴
有人嘗求爲吏部郎尚之歎曰此敗風俗也官當圖人
安得圖官延之大笑曰我聞古者官人以才今官人以
勢彼乃勢之所求子何疑焉所與延之論議往反並傳
於世尚之立身簡約車服率素妻亡不娶又無姬妾秉
衡當朝畏遠權柄親戚故舊一無薦舉既以此致怨亦
以此見稱復以本官領中書令四年薨年七十九追贈
司空謚曰簡穆公子偃字仲弘元嘉中位太子中庶子

元凶弑立以偃為侍中掌詔誥時尚之為司空尚書令偃居門下父子並處權要時為寒心而尚之及偃善攝機宜曲得名譽會孝武即位任遇無改歷位侍中領太子中庶子時求讜言偃以為宜重農卹本并官省事考課以能否增奉以除吏姦責成良守久於其職都督刺史宜别其任改領驍騎將軍親遇隆密有加舊臣轉吏部尚書尚之去選未五載偃復襲其迹世以為榮侍中顔竣至是始貴與偃俱在門下以文義賞會相得甚歡

竣既任遇隆密謂宜居重大而位次與偃等未殊意稍不悅及偃代竣領選竣逾憤懣與偃遂隙竣時權傾朝野偃不自安遂發悸病意慮乖僻上表觧職告醫不仕孝武遇偃既深備加醫療乃得差偃素好談元注莊子逍遥篇傳於時卒官孝武與顔竣詔甚傷惜之謚曰靖子戢事在後史

張裕字茂度吳郡吳人也名與武帝諱同故以字稱曾祖澄晉光禄大夫祖彭祖廣州刺史父敞侍御史度支

尚書吳國內史茂度仕為武帝太尉主簿揚州中從事累遷别駕武帝西伐劉毅北伐關洛皆居守留任州事出為都督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綏靜百越嶺外安之元嘉元年為侍中都督益州刺史帝討荆州刺史謝晦詔益州遣軍襲江陵晦平西軍始至白帝茂度與晦素善議者疑其出軍遲留弟邵時為湘州刺史起兵應大駕上以邵誠節故不加罪累遷太常以脚疾出為義興太守上從容謂曰勿以西蜀介懷對曰臣不遭陛下之

明墓木拱矣後爲都官尚書以疾就拜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綬茂度内足於財自絶人事經始本縣之華山爲居止優游野澤如此者七年十八年除會稽太守素有吏能職事甚理卒於官謚曰恭子演位太子中舍人演有四弟鏡永辯岱俱知名時謂之張氏五龍鏡少與光禄大夫顔延之隣居顔談議飲酒喧呼不絶而鏡靜嘿無言聲後鏡與客談延之從籬邊聞之取胡牀坐聽辭義清元延之心服謂客曰彼有人焉由是不復酣叫仕

至新安太守演鏡兄弟中名最高餘並不及初裕曾祖
登當葬父郭璞為占墓地曰葬某處年過百歲位至三
司而子孫不蕃某處年幾減半位繞卿校而累世貴顯
澄乃葬其劣處位至光祿卿年六十四而亡其子孫遂
昌云永字景雲初為郡主簿累遷尚書中兵郎先是尚
書中條制繁雜元嘉十八年欲加脩撰徙永為刪定郎
掌其任二十二年除建康令所居皆有稱績又除廣陵
王誕北中郎錄事參軍永涉獵書史能為文章善隷書

騎射雜埶觸類兼善又有巧思益為文帝所知紙墨皆自營造上每得永表啓輙執玩咨嗟自歎供御者了不及也二十三年造華林園元武湖並使永監統凡所制置皆受則於永永既有才能每盡心力文帝謂堪為將二十九年以永為揚威將軍冀州刺史加都督王元謨申坦等諸將經畧河南進攻碻磝累旬不拔為魏軍所殺甚衆永即夜撤圍退軍不報告諸將衆軍驚擾為魏所乗死敗塗地永及申坦並為統府撫軍將軍蕭思話

所收繫於歷城獄文帝以屢征無功諸將不可任詔責
永等與思話又與江夏王義恭書曰早知諸將軍如此
恨不以白刃驅之今者悔何所及三十年元凶弑立起
永為青州刺史及司空南譙王義宣起義又改永為冀
州刺史加都督永遣司馬崔勲之中兵參軍劉宣則二
軍馳赴國難時蕭思話在彭城義宣慮二人不相諧緝
與思話書勸與永坦懷又使永從兄長史張暢與永書
勗之使遠慕廉藺在公之德近效平勃亡私之美事平

召為江夏王義恭大司馬從事中郎領中兵孝武帝建元二年臧質反遣永輔武昌王渾鎮京口大明三年累遷廷尉上謂曰卿既與釋之同姓欲使天下無復寃人永曉音律太極殿前鐘聲頗嘶孝武嘗以問永永答鐘有銅滓乃扣鐘求其處鑿而去之聲遂清越明帝即位為青冀二州刺史監四州諸軍事統諸將討徐州刺史薛安都累戰克捷破薛索兒又遷鎮軍將軍尋為南兗州刺史時薛安都據彭城請降而誠心不款明帝遣永

與沈攸之以重兵迎之加都督前鋒諸軍事進軍彭城安都招引魏兵既至永狼狽引軍還為魏軍所追大敗復遇寒雪士卒離散永脚指斷落僅以身免失其第四子三年徙會稽太守加都督將軍如故以北行失律因求自貶降號左將軍永痛悼所失之子有兼常哀服制雖除猶立靈坐飲食衣服待之如生每出行常別具名車好馬號曰侍從有軍事輙語左右報郎君知也以破薛索兒功封孝昌縣侯在會稽賔客有謝方童阮須何

達之等竊其權賍貨盈積方童等下獄死永又降號冠軍將軍廢帝即位為右光祿大夫侍中領安成王師出為吳郡太守元徽二年為征北將軍南兖州刺史加都督永少便驅馳志在宣力其為將帥能與士卒同甘苦朝廷所給賜脯餼必綦坐齋割手自頒賜年雖已老志氣未衰優游閑仕意甚不樂及有此授喜悅非常即日命駕還都未之鎮遇桂陽王休範作亂永率所領屯白下休範至新亭前鋒攻南掖門永遣人覘賊既反唱言

臺城已陷永衆遂潰棄軍而還以舊臣不加罪止免官削爵以愧發病而卒弟岱子瓌稷齊梁史各有傳

張邵字茂宗會稽太守裕之弟也初為晉琅邪内史王誕龍驤府功曹桓元徙誕於廣州親故皆離棄之唯邵情禮彌謹流涕追送時寇亂年饑邵又資饋其妻子桓元篡位父敞先為尚書以答事微謬降為廷尉卿及武帝討桓元邵白敞王府君被從大人左遷君親之恥志存雪報今義兵起宜表獻忠欵敞從之武帝大悦命書

寺門曰有犯張廷尉家者以軍法論事平以敞為吳郡太守及王謐為揚州召邵補主簿謐薨武帝代為揚州復以邵為主簿劉毅位居亞相好士愛才當世莫不輻湊唯邵不往親故怪而問之邵曰主公命世人傑何煩多問劉穆之白於武帝帝益親之轉太尉參軍署長流賊曹盧循至蔡洲武帝至石頭使邵守南城時百姓水際望賊帝不解其意以問邵邵曰節鉞未反奔散之不暇亦何暇觀望今當無復恐耳帝以邵勤練憂公重補

州主簿悉心政事精力絶人及誅劉藩邵時在西州直廬即夜誡衆曹曰大軍當大討可各條倉庫及舟船遣人領之至曉取辦旦日帝求諸簿最應時即至怪問其速諸曹答曰宿受張主簿處分帝曰張邵可謂同人憂慮矣九年世子始開征虜府以邵補録事參軍轉號中軍遷諸議參軍領記室十二年武帝北伐邵請見曰人生危脆宜有遠慮若劉穆之邂逅不幸誰可代之尊業如此若有不諱則處分云何帝曰此自委穆之與卿耳

青州刺史檀祗鎮廣陵輒率衆至滁中掩討亡命劉穆之慮其為變議欲遣軍邵曰檀韶據中流道濟為軍首若有相疑之跡則大府立危不如逆遣慰勞必無患也韶果不動及穆之暴卒朝廷恇懼便欲發詔以司馬徐羨之代之邵獨曰今誠急病任終在徐然世子無専行之義宜須諮上信反方使世子出命曰朝廷及大府事悉諮徐司馬其餘啓還武帝善其臨事不撓得大臣節十四年世子改授荆州邵諫曰儲貳之重四海所繫不

宜外出敢以死請世子竟不行文帝為中郎將荆州刺史以郃為司馬領南郡相衆事悉決於郃武帝受命以佐命功封臨沮伯分荆州立湘州以為刺史將署府僚郃以長沙內地非用武之國置府妨人乖為政之要從之荆州刺史謝晦反遺書要郃郃不發函使呈文帝元嘉五年遷征虜將軍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初王華與郃不和及華參權要親舊為之危心郃曰子陵方弘至公豈以私隙害正義是任也華實舉之及至襄

陽築長圍脩立堤堰創田數千頃公私充給丹淅二州蠻屢屬為寇邵誘其帥並出因大會誅之遣軍掩其村落悉擒之既失信羣蠻所在並起水陸路斷七年子敷至襄陽定省當還都羣蠻欲斷取之會蠕蠕國貢獻使至蠻以為是敷因掠之邵坐此降號揚烈將軍江夏王義恭鎮江陵以邵為撫軍長史持節南蠻校尉九年坐在雍州營私蓄取贓貨二百四十五萬下廷尉免官削爵土後為吳興太守卒追復爵邑謚曰簡伯邵臨終遺

命祭以菜果葦席為轜車諸子從焉長子敷字景允生而母亡年數歲問知之雖童蒙便有感慕之色至十歲許求母遺物而散施已盡唯得一扇乃緘鐷之每至感思輙開笥流涕見從母悲感哽咽性整貴風韻甚高好讀元言兼屬文論父邵使與高士南陽宗少文談繫象往復數番少文每屈握麈尾歎曰吾道東矣於是名價日重武帝聞其美召見奇之曰真千里駒也以為世子中軍參軍數見接引累遷江夏王義恭記室參軍義恭

就文帝求一學義沙門會敷赴假還江陵入辭文帝令
以後車載沙門往謂曰道中可得言晤敷不奉詔曰臣
性不耐雜上甚不悦遷正員中書郎敷小名檀父邵小
名梨文帝戲之曰檀何如梨答曰梨是百果之宗檀何
敢比也中書舍人狄當周赳並管要務以敷同省名家
欲詣之赳曰彼若不相容接便不如勿往詎可輕行當
曰吾等並正員外郎矣何憂不得共坐敷先方設二牀
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敷數呼左右曰移我遠客赳等

失色而去其自標遇如此善持音義盡詳緩之致與人別執手曰念相聞餘響久之不絕張氏後進皆慕之其源起自敷也遷黄門侍郎始興王濬後將軍司徒左長史未拜父在吳興亡成服凡十餘日始進水漿葬畢不進鹽菜遂毀瘠成疾伯父茂度每止譬之輒更感慟絕而復續茂度曰我冀譬汝有益但更甚耳自是不復往未期而卒孝武即位詔旌其孝道追贈侍中改其所居稱孝張里邵兄禕少有節行為晉琅邪王國郎中令從

王至洛還京都武帝封藥酒一甕付禕使密加酖毒禕受命於道自飲而卒在晉忠義傳禕子暢字少微與從兄敷演鏡齊名為後進之秀起家為太守徐佩之主簿佩之被誅暢馳出奔赴制服盡哀為論者所美弟牧嘗為猘犬所傷醫云宜食蝦蟇牧甚難之暢含笑先嘗因此乃食創亦即愈累遷太子中庶子孝武鎮彭城暢為安北長史沛郡太守元嘉二十七年魏太武南征太尉江夏王義恭統諸軍出鎮彭城太武親率大衆去彭

城數十里義恭以彭城衆力雖多軍食不足欲棄彭城南歸計議彌日不定時歷城衆少食多安北中兵參軍沈慶之議欲以車營為函箱陳精兵為外翼奉二王及妃媛直趨歷城分城兵配護軍將軍蕭思話留守太尉長史何勗不同欲席卷奔鬱洲自海道還都二議未決更集羣僚謀之暢曰若歷城鬱洲有可至之理下官敢不高讚今城内乏食百姓咸有走情但以關扃嚴固欲去莫從耳若一旦動脚則各自奔散欲至所在何由可

得今軍食雖寡朝夕猶未窘罄豈有捨萬安之術而就危亡之道若此計必行下官請以頸血汙君馬跡孝武謂義恭曰張長史言不可異也義恭乃止魏太武既至乃登城南亞父冢於戲馬臺立氊屋先是隊主蒯應見執至晡時太武遣送應至小市門致意求甘蔗及酒孝武遣人送酒二器甘蔗百挺求駱駝明日太武又自上戲馬臺復遣使至小市門求與孝武相見仍遣送駱駝并致雜物使於南門受之暢於城上與魏尚書李孝伯

語孝伯問君何姓答云姓張孝伯曰是張長史邪暢曰君何得見識孝伯曰君聲名遠聞足使我知因言說久之城内有具思者嘗在魏義恭遣視知是孝伯乃開門進餉物太武又求酒及甘橘暢宣孝武旨又致螺盃雜物南土所珍太武又令孝伯傳語曰魏主有詔借博具暢曰博具當為申致有詔之言政可施於彼國孝伯曰鄰國之君何得不稱詔於鄰國之臣暢曰君之此稱尚不可聞於中華況在諸王之貴而獨曰鄰國之君邪孝

伯曰魏主言太尉鎮軍久闕南信殊當憂邑若欲遣信當爲護送暢曰此方閒路甚多不復以此勞魏主孝伯曰亦知有水路似爲白賊所斷暢曰君著白衣故稱白賊邪孝伯大笑曰今之白賊亦不異黄巾赤眉暢曰黄巾赤眉似不在江南孝伯曰亦不離青徐暢曰今者青徐實爲有賊但非白賊耳又求博具俄送與太武又遣送氊及九種鹽并胡豉云此諸鹽各有所宜白鹽是魏主所食黑者療腹脹氣滿細刮取六銖以酒服之胡鹽

療目痛柔鹽不用食唯療馬脊瘡赤鹽駮鹽臭鹽馬齒鹽四種並不中食胡豉亦中噉又求黄甘并云魏主致意安北何不遣人來至我間彼此之情雖不可盡要須見我小大知我老少觀我為人若諸佐不可遣亦可使僮來暢又宣旨答曰魏主形狀才力久為來往所見李尚書親自銜命不患彼此不盡故不復遣信又云魏主恨向所送馬殊不稱意安北若須大馬當更送之脱須蜀馬亦有佳者暢曰安北不乏良駟送自彼意非此所

求義恭又餉炬燭十挺孝武亦致錦一疋又曰知更須黄甘誠非所吝但會不足周彼一軍向給魏主未應便乏故不復重付太武復求甘蔗安石榴暢曰石榴出自鄴下亦當非彼所乏孝伯曰君南土膏粱何爲著屩君而著此使諸將士云何暢曰膏粱之言誠爲多愧但以不武受命統軍戎旅之間不容緩服太武又遣就二王借箜篌琵琶箏笛等器及棊子孝伯辭辯亦北土之美暢隨宜應答吐屬如流音韻詳雅風儀華潤孝伯及左

右人並相視歎息時魏聲云當出襄陽故以暢為南譙王義宣司空長史南郡太守三十年元凶弑逆義宣發哀之日即便舉兵暢為元佐位居僚首哀容俯仰䕃映當時舉哀畢改服著黃袴褶出射堂簡人音姿容止莫不矚目見者皆願為盡命事平徵為吏部尚書封夷道縣侯義宣既有異圖蔡超等以暢人望勸義宣留之乃解南蠻校尉以授暢加冠軍將軍領丞相長史暢遣門生苟僧寶下都因顏竣陳義宣釁狀僧寶有私貨停巴

陵不時下會義宣起兵津路斷絶僧寶遂不得達義宣將爲逆遣嬖人翟靈寶告暢暢陳必無此理請以死保之靈寶知暢不回勸義宣殺之以徇衆賴丞相司馬竺超民得免進號撫軍別立軍部以收人望暢雖署文檄而飲酒常醉不省文書隨義宣東下梁山戰敗於亂兵自歸爲軍人所掠衣服都盡遇右軍王元謨乘輿出營暢已得敗衣因排元謨上輿元謨意甚不悅諸將請殺之隊主張世營救得免執送京都下廷尉尋見原起爲

都官尚書轉侍中代子淹領太子右衛率孝武宴朝賢暢亦在坐何偃因醉曰張暢固是竒才同義宣作賊亦能無咎非才何以致此暢乃厲聲曰太初之時誰黄其閤帝曰何事相苦初元凶弑逆偃父尚之為元凶司空義師至新林門生皆逃尚之父子與婢妾共洗黄閤故暢譏之孝建二年出為㑹稽太守卒謚曰宣暢愛弟子輯臨終遺命與輯合墳論者非之暢弟悅亦有美稱歴侍中臨海王子頊前軍長史南郡太守晉安王子勛建

僞號召拜爲吏部尚書與鄧琬共輔僞政事敗恱殺琬歸降復爲太子中庶子後爲雍州刺史泰始六年明帝於巴郡置三巴校尉以恱補之加持節輔師將軍領巴郡太守未拜卒暢子浩官至義陽王昶征北諮議參軍浩弟淹黄門郎封廣晉縣子太子左衛率爲東陽太守逼郡吏燒臂照佛百姓有罪使禮佛贖愆動至數千拜坐免官禁錮起爲光禄勲臨川内史後與晉安王子勛同逆軍敗見殺淹弟融齊史有傳

范泰字伯倫順陽人也祖汪晉安北將軍徐兖二州刺史父甯豫章太守並知名前代泰初為太學博士荆州刺史王忱泰外弟也請為天門太守忱嗜酒醉輙累旬及醒則儼然端肅泰謂忱曰酒雖會性亦所以傷生遊處以來常欲有以相戒當卿沈湎措言莫由及今之遇又無假陳說忱嗟歎久之曰見規者衆矣未有若此者也或問忱范泰何如謝邈忱曰茂度漫又問何如殷覬忱曰伯道易忱常有意立功謂泰曰今城池既立軍甲

亦充將欲埽除中原以申宿昔之志伯道意鋭當今擁戈前驅以君持重欲將委留事何如泰曰百年逋寇前賢挫屈者多矣功名雖貴鄙生所不敢謀會忱病卒召泰為驃騎諮議參軍遷中書郎時會稽世子元顯專權内外百官請假不復表聞唯籖元顯而已泰言以為非宜元顯不納以父憂去職襲爵遂鄉侯桓元輔政使御史中丞祖台之奏泰及前司徒左長史王准之輔國將軍司馬珣之並居喪無禮泰坐廢徙丹徒武帝義旗建

累遷黄門侍郎御史中丞坐議殷祠事謬白衣領職出為東陽太守歷侍中度支尚書時僕射陳郡謝混後進知名武帝嘗問混泰名輩誰比對曰王元太一流人也徙為太常初司徒道規無子養文帝及道規薨以兄道憐第二子義慶為嗣武帝以道規素愛文帝又令居重及道規追封南郡公應以先封華容縣公賜文帝泰議以為禮無二主由是文帝還本屬後加散騎常侍為尚書無司空與右僕射袁湛授宋公九錫隨軍到洛陽武

帝還彭城與共登城泰有足疾特命乗輿泰好酒不拘
小節通率任心雖在公坐言笑不異私室武帝甚賞愛
之然慢於為治故不得在政事之官後武帝受命議建
國學以泰領國子祭酒泰上表陳奬進之道時學竟不
立又言事者多以錢貨減少國用不足欲更造五銖泰
又諫曰臣聞為國拯與莫若務本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未有民貧而國富本不足而末有餘者也故囊漏貯中
識者不吝反裘負薪存毛實難王者不言有無諸侯不

說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拔葵所以明政織蒲謂之不仁是以貴賤有章職分無爽今之所憂在農人尚寡倉廩未充轉運無已資食者衆家無私積難以禦荒耳夫貨有貿易不在少多昔日之貴今者之賤彼此共之其揆一也但令官民均通則無患不足若使必資貨廣以收國用者則龜貝之屬自古所行尋銅之爲器在用也博矣鍾律所通者遠機衡所揆者大夏鼎負圖實冠衆瑞晉鐸呈象亦啓休徵器有要用則貴賤同資

物有適宜則家國共急今毀必資之器而爲無施之錢於貨則功不補勞在用則君民俱困校之以實損多益少伏願思可久之道除欲速之情弘山海之納擇芻牧之說景平初加特進明年致仕觧國子祭酒少帝在位多諸愆失泰上封事極諫少帝雖不能納亦不加譴徐羨之傅亮與泰素不平及廬陵王義真少帝見害泰謂所親曰吾觀古今多矣未有受遺顧託而嗣君見殺賢王嬰戮也元嘉二年泰表賀元正并陳旱災多所奬勸

拜表遂輕舟遊東陽任心行止不關朝廷有司劾奏之文帝不問時文帝雖當陽親覽萬機而羨之等猶秉重權泰復上表論廬陵王得失言及執事諸子禁之表竟不奏三年羨之等伏誅進位侍中左光祿大夫國子祭酒領江夏王師特進如故上以泰先朝舊臣恩禮甚重以有脚疾宴見之日特聽乘輿到坐所陳時事上優從之其年秋旱蝗又上表言有蝗之處縣官多課人捕之既無益於枯苗復有傷於殺害又女人被宥由來尚矣

謝晦婦女猶繫尚方匹婦怨歎亦能有所感激書奏上

特原之司徒王弘輔政泰謂弘曰天下務廣而權要難

居卿兄弟盛滿當深存降挹彭城王帝之次弟宜徵還

入朝共參政事弘納其言泰博覽篇籍好為文章愛獎

後生孜孜無倦撰古今善言二十四篇及文集傳於世

暮年事佛甚精於宅西立祇洹精舍五年卒年七十四

初贈開府殷景仁曰泰素望不重不可擬議台司竟不

果及葬王弘撫棺哭曰君平生重殷鐵今以此為報追

贈車騎將軍謚曰宣侯第四子煜最知名煜字蔚宗母如廁産之額為塼所傷故以塼為小字出繼從伯弘之襲封武興縣五等侯少好學博涉經史善為文章能隷書曉音律初為祕書丞父憂去職服闋為彭城王義康參軍轉征南大將軍檀道濟司馬領新蔡太守累遷尚書吏部郎元嘉元年彭城太妃薨將葬祖夕僚故並集東府煜弟廣時為司徒祭酒其日在直煜與司徒左曹屬王深宿廣直夜中酣飲開北牖聽挽歌為樂義康大

怒左遷煜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衆家後漢書為一家之作至於屈伸榮辱之際未嘗不致意焉遷長沙王義欣鎮軍長史兄曇為宜都太守嫡母隨曇在官母亡報之以疾煜不時奔赴及行又攜妓妾自隨為御史中丞劉損所奏文帝愛其才不罪也服闋累遷左衛將軍太子詹事煜長不滿七尺肥黒禿眉鬚善彈琵琶能為新聲上欲聞之屢諷以微旨煜陽為不曉終不肯為上彈上嘗宴飲歡適謂煜曰我欲歌卿可彈煜乃奉旨上歌

既畢煜亦止絃初魯國孔熙先博學有縱橫才志文史星算無不兼善為員外散騎侍郎不為時所知久不得調初熙先父默之為廣州刺史以贓賄敗下廷尉大將軍彭城王義康保持之得免及義康被黜熙先密懷報效欲要朝廷大臣未知誰可動者以煜意志不滿欲引之而素不為煜所知乃傾身事煜外甥謝綜綜雅為煜所知熙先藉嶺南遺財家甚富足始與綜諸弟共博故為拙行以物輸之由此情意稍款綜又引熙先與煜戲

熙先故為不敵前後輸煜物甚多煜既利其財寶又愛其文藝遂相與申莫逆之好熙先始以微言動煜煜不回熙先乃極辭譬說煜素有閨庭論議朝野所知故門胄雖華而國家不與姻娶熙先因此激之曰丈人若謂朝廷相待厚者何故不與丈人婚為是門戶不得邪人作犬豕相遇而丈人欲為之死不亦惑乎煜默然不答其意乃定時煜方與沈演之並為上所知待每被見多同煜若先至必待演之俱入演之先至常獨被見煜又

以此為怨煜累經義康府佐見待素厚及宣城之授意好乖離綜為義康大將軍記室參軍隨鎮豫章綜還申義康意於煜求解晚隙復敦往好煜既有逆謀欲探時旨乃言於上曰臣歷觀前史二漢故事諸蕃王政以妖詛幸災便正大逆之罰況義康奸心釁跡彰著遐邇而至今無恙臣竊惑焉且大梗常存將成亂階上不納熙先素善天文云上必以非道晏駕當由骨肉相殘江州應出天子以為義康當之綜父述亦為義康所遇綜弟

約又是義康女夫故文帝使綜隨從南上既為熙先獎
說亦有酬報之心廣州人周靈甫有家兵部曲熙先以
六十萬錢與之使於廣州合兵靈甫一去不反大將軍
府史仲承祖義康舊所信念屢銜命下都亦潛結腹心
規有異志聞熙先有誠密相結納丹陽尹徐湛之素為
義康所愛雖為舅甥恩過子弟承祖因此結事湛之告
以密計承祖南下申義康意於蕭思話及㬎云本欲與
蕭結婚恨始意不果與范本情不薄中間相失傍人為

之耳有法畧道人先爲義康所養粗被知待又有王國
寺尼法静出入義康家内皆感舊恩規相拯拔並與熙
先往來使法畧罷道法畧本姓孫改名景元以爲臧質
寧逺參軍熙先善療病兼能診脉法静尼妹夫許耀領
隊在臺宿衞殿省嘗有疾因法静尼就熙先乞療得損
因成周旋熙先以耀膽幹因告逆謀耀許爲内應豫章
胡藩子遵世與法静甚欵亦密相酬和法静尼南上熙
先遣婢采藻隨之付以牋書陳説圖讖法静還義康餉

熙先銅匕銅鑷袍段碁奩等物熙先慮事泄酖釆藻殺之湛之又謂煜等臧質見與異常質與蕭思話款密二人並受大將軍眷遇必無異同不憂兵力不足但當勿失機耳乃備相署置湛之為撫軍將軍揚州刺史煜中軍將軍南徐州刺史熙先左衛將軍其餘皆有選擬凡素所不善及不附義康者則有别簿並入死目熙先使弟休先為檄文言賊臣趙伯符肆兵犯蹕毒流儲宰乃奉皇帝號於義康熙先以為大事宜須義康意旨煜乃

詐作義康與湛之書宣示同黨具陳禍福二十二年九月征北將軍衡陽王義季右將軍南平王鑠出鎮上於武帳岡祖道煜等期以其日為亂許耀侍上叩刀以目煜煜不敢視俄而坐散差互不得發十一月徐湛之乃上表言狀於是悉出檄書選事及同惡人名手迹其夜上先呼煜及朝臣集華林東閤止於客省先已於外收綜及熙先兄弟並皆款服于時上在延賢堂遣使問煜曰以卿粗有文翰故相任擢亦知卿意難厭滿正是無

理怨望驅扇朋黨而已云何乃與謝綜徐湛之孔熙先謀逆煜曰古人言左手握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為以理而察臣不容有此熙先苟誣引臣耳熙先聞煜不服笑謂殿中將軍沈邵之曰凡諸處分符檄書疏皆煜所造及改定云何方作此抵上示以煜墨迹煜乃服明日仗士送煜付廷尉入獄然後知為湛之所發熙先望風吐款辭氣不撓上奇其才遣人慰勉之曰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省理應有異志此乃我負卿也熙先

於獄中上書陳謝并别陳天文占候誡上有骨肉相残之禍其言深切煜後與謝綜等得隔壁遥問綜曰疑誰所告綜曰不知煜乃稱徐湛之小名曰乃是徐僮也在獄為詩曰禍福本無兆性命歸有極必至定前期誰能延一息在生已可知來緣儘無識好醜共一邱何足異枉直豈論東陵上寧辯首山側雖無嵇生琴庶同夏侯色寄言生存子此路行復即上有白團扇甚佳送煜令書出詩賦美句煜受旨援筆而書曰去白日之炤炤襲

長夜之悠悠上循覽悽然煜本謂入獄便死而上窮其獄遂經二旬煜便有生望獄吏因戲之曰外傳詹事或當長繫煜聞之驚喜綜熙先笑之曰詹事嘗昔論事無不攘袂瞋目及在西池射堂上躍馬顧盼自以為一世之雄而今擾攘紛紜畏死乃爾設令今時賜以性命人臣圖主何顏可以生存煜謂衛獄將曰惜哉薶如此人將曰不忠之人亦何足惜煜曰大將言是也及將詣市煜最在前於獄門顧謂綜曰次第當以位邪綜曰賊帥

當爲先在道語笑初無慙恥至市問綜曰時欲至未綜曰勢不復久煜既食又告勸綜綜曰此異疾篤何事强飯煜家人悉至市監刑職司問曰須相見不煜問綜曰家人已來幸得相見將不暫別綜曰別與不別亦何所在來必當號泣正足亂人意煜曰號泣何關人向見道邊親故相瞻望吾意故欲相見於是呼前煜妻先撫其子回罵煜曰君不爲百歲阿家不感天子恩遇身死固不足塞罪奈何枉殺子孫煜乾笑云罪至而已煜所生

母對曰主上念汝無極汝曾不能感恩又不念我老今日奈何仍以手擊煜頸及頰煜妻云罪人阿家莫憶莫念妹及妓妾來別煜乃悲泣流漣綜曰舅殊不及夏侯色煜收淚而已綜母以子弟自陷逆亂獨不出視煜語綜曰姊今不來勝人多也煜轉醉子鵠亦醉取地土及果皮以擲煜呼為別駕數十聲煜問曰汝瞋我邪鵠曰今日緣何復瞋但父子同死不能不悲耳煜常謂死為滅欲著無鬼論至是與徐湛之書言當相訟於地下其

謬亂如此臨刑又語人曰寄語何僕射天下決無佛鬼若有靈自當相報收煜家樂器服玩並皆珍麗妓妾皆盛飾母住止單陋唯有一厨盛樵薪弟子冬無被叔父單布衣煜及黨與並伏誅煜時年四十八謝綜弟緯徙廣州謔子魯連吳興昭公主外孫請全生命亦得遠徙孝武即位乃還煜性精微有思致觸類多善衣裳器服莫不增損制度世人皆法學之撰和香方其序之曰麝本多忌過分必害沉實易和盈斤無傷零藿虛燥詹唐

黏濕甘松蘇合安息鬱金㮈多和羅之屬並被珍於外國無取於中土又棗膏昏鈍甲煎淺俗非為無助於馨烈乃當彌增於尤疾也此序所言悉以比類朝士麝本多忌比庾仲文零藿虛燥比何尚之詹唐黏濕比沈演之棗膏昏鈍比羊元保甲煎淺俗比徐湛之甘松蘇合比惠琳道人沉實易和以自比也煜獄中與諸甥姪書以自序其畧曰吾少懶學問年三十許始有向耳自爾以來轉為心化至於所通處皆自得之胸懷常謂情忘

所記故當以意為主以文傳意以意為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辭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觀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處年少中謝莊最有其分手筆差易於文不拘韻故也吾思乃無定方但多公家之言少於事外遠致以此為恨亦由無意於文名故也吾始觀史書政嘗覺其可不解耳既造後漢轉得統緒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不可甲乙博贍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雜傳

論皆有精意深旨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徧作諸賛前漢所有者悉令備雖事不必多且使見文得盡又欲因事就卷内發論以正一代之得失意復不果賛自是吾文傑思殆無一字空設竒變不窮同合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紀傳例為舉其大略耳諸細意甚多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盡

之多貴古賤今所以稱情狂言耳吾於音樂聽功不及自揮但所精非雅聲為可恨然至於一絶處亦復何異邪其中體趣言之不可盡絃外之意虛響之音不知所從而來亦嘗以授人士庶中未有一豪似者此事永不傳矣吾書雖小小有意筆勢不快餘竟不成就每愧此名煜自序並實故存之譪幼而整潔衣服竟歲未嘗有塵點死時年二十煜少時兄晏常云此兒進利終破門戶果如其言初何尚之處銓衡自謂天下無滯才及熙

先就拘帝諮尚之曰使孔熙先年三十猶作散騎侍郎那不作賊熙先死後又謂尚之曰孔熙先有美才地冑猶可論而翳迹仕流豈非時匠失乎尚之曰臣昔謬得待罪選曹誠無以濯汙揚清然君子之有智能猶鵷鳳之有文采俟時而振羽翼何患不出雲霞之上若熙先必藴文采自棄於汙泥終無論矣上曰昔有良材而不遇知己者何嘗不遺恨於後哉

荀伯子潁川潁隂人也祖羕晉驃騎將軍父猗祕書郎

伯子少好學博覽經傳而通率好為雜語遨遊閭里故以此失清塗解褐為駙馬都尉奉朝請員外散騎侍郎著作郎徐廣重其才學舉伯子及王韶之並為佐郎同撰晉史及著桓元等傳遷尚書祠部郎義熙元年上表稱故太傅鉅平侯羊祜勳參佐命功盛平吳而享嗣闕然蒸嘗莫寄漢以蕭何元功故絕世輒紹愚謂鉅平之封宜同酇國故太尉廣陵公陳淮黨翼孫秀禍加淮南竊饗大國因罪為利會西朝政刑失裁中興亦因而不

奪今王道維新豈可不大判臧否愚謂廣陵之國宜在
削除故太保衛瓘本爵菑陽縣公既被横禍乃進第秩
加贈蘭陵又轉江夏中朝公輔多非禮終瓘功德不殊
亦無緣獨受偏賞宜復本封以正國章詔付門下前散
騎常侍江夏公衛璵及頴川陳茂先各自陳先代勲閥
不伏貶降詔皆付門下並不施行伯子為妻弟謝晦薦
達入為尚書左丞出補臨川内史車騎將軍王弘稱伯
子沈重不華有平陽侯之風伯子常自矜藉蔭之美謂

弘曰天下膏粱唯使君與下官耳宣明之徒不足數也
遷散騎常侍本邑大中正又上表曰伏見百官位次陳
留王在零陵王上臣愚切以為疑昔武王克殷封神農
之後於焦黄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薊帝舜之後於
陳夏之後於杞殷之後於宋杞宋陳並為列國而薊祝
焦無聞焉斯則褒崇所承優於遠代之顯驗也是以春
秋次序諸侯宋居杞陳之上考之近代事亦有徵晉泰
始元年詔山陽公劉康子弟一人爵關内侯衛公姬署

宋侯孔紹子弟一人駙馬都尉又泰始三年太常上言博士劉熹等稱衞公署於大晉在三恪之數應降稱侯臣以為零陵王位宜在陳留之上從之遷御史中丞涖職勤恪有匪躬之稱立朝正色衆咸憚之凡所奏劾莫不深相訶毁或延及祖禰示其切直又頗雜嘲戲故世人以此非之補司徒左長史出為東陽太守卒文集傳於世子赤松為尚書右丞以徐湛之黨為元凶所殺伯子族弟昶字茂組與伯子絶服元嘉中以文義至中書

郎昶子萬秋字元寶亦用才學自顯昶見釋慧琳謂曰昨萬秋對策欲以相示答曰此不須看若非先見而答貧道不能為若先見而答貧道奴亦能為昶曰此將不傷道德邪答曰大德所以不德乃相對而笑竟不看焉萬秋孝武初為晉陵太守坐於郡立華林閣置主衣主書下獄免前廢帝末為御史中丞卒官

徐廣字野民東莞姑幕人也父藻都水使者兄邈太子前衛率家世好學至廣尤精百家數術無不研覽家貧

未嘗以產業爲意妻中山劉謐之女忿之數以相讓廣終不改如此十餘年家道日弊遂與廣離後晉孝武帝以廣博學除爲祕書郎校書祕閣增置職僚隆安中尚書令王珣舉爲祠部郎李太后崩廣議服曰太皇太后名位既正體同皇極理制備盡情禮彌申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既稱夫人禮服從正故成風顯夫人之號僖公服三年之喪子於父之所生體尊義重且禮祖不厭孫固宜遂服無屈而緣情立制若嫌明文不存則疑斯從

重謂應同於為祖母後齊衰三年時從其議及會稽王世子元顯錄尚書欲使百僚致敬臺內使廣立議由是內外並執下官禮廣常為愧恨義熙初武帝使撰車服儀注仍除鎮軍諮議參軍領記室封樂城縣五等侯轉員外散騎常侍領著作郎二年尚書奏廣撰成晉史六年遷驍騎將軍時有風雹為災廣獻言武帝多所勸免又轉大司農領著作郎遷祕書監初桓元篡位安帝出宮廣陪列悲慟哀動左右及武帝受禪恭帝遜位廣又

哀感涕泗交流謝晦見之謂曰徐公將無小過廣收淚

答曰身與君不同君佐命興王逢千載嘉運身世荷晉

德眷戀故主因更歔欷永初元年詔除中散大夫廣言

墳墓在晉陵丹徒又生長京口而息道元忝宰此邑乞

隨之官歸於桑梓許之贈賜甚厚性好讀書年過八十

猶歳讀五經一遍元嘉二年卒廣所撰晉紀四十二卷

義熙十二年成表上之又有答禮問百餘條行於世時

有髙平郄紹亦作晉中興書數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

圖之謂綃曰卿名位貴達不復俟此延譽我寒士無聞於時如袁宏干寶之徒賴有著述流聲於後宜以為惠綃不與至書成在齋内厨中法盛詣綃綃不在直入竊書綃還失之無復兼本於是遂行何書廣兄邈晉太子前衛率邈子豁字萬同永初初為尚書左丞山陰令精練法理為時所推元嘉初為始興太守表陳三事文帝嘉之賜絹二百疋穀千斛徙廣州刺史未拜而卒

鄭鮮之字道子滎陽開封人也高祖渾魏將作大匠祖

襲晉大司農襲經爲江乗令因居縣境父遵尚書郎鮮之下帷讀書絶交遊初爲桓偉輔國主簿先是兖州刺史滕恬爲丁零翟所沒屍喪不反恬子羨仕宦不廢論者嫌之桓元在荆州使羣僚博議鮮之議曰名教大極忠孝而已至乎變通抑引每事輒殊本而尋之皆求心而遺迹迹之所乗遭遇或異故聖人或就迹以助教或因迹以成罪屈伸與奪難可等齊舉其阡陌皆可略言矣天可逃乎而伊尹廢君君可脅乎而鬻拳見善忠可

愚乎而箕子同仁自此以還殊實而齊聲異譽而等美者不可勝言今如勝羨情事者或終身隱處不關人事或升朝理務無譏前哲通勝者則以無譏為證塞勝者則以隱處為美折其兩中則異同之情可見矣夫聖人立教猶言有禮無時君子不行有禮無時政以事有通變不可守一故耳若王陵之母見烹於楚陵不退身窮居終為社稷之臣非為榮也鮑勛奢諤魏朝亡身為效覯其志非貪爵也漢魏以來記闕其典尋而得者無有

幾人至于大晉中朝及中興之後楊臻則七年不除喪三十餘年不關人事温公則見逼於王命庾左丞則終身不著恰高世遠則為王右軍何驃騎所勸劉文皇帝以東關之役尸骸不反者制其子弟不廢婚宦永嘉之後王敦復申東關之制自此以法奪情即是東關永嘉之諭也而雜以情譏宜在𧶘裁耳及武帝起義兵累遷御史中丞性勁正不阿彊貴明憲直繩甚得司直之體外甥劉毅權重當時朝野莫不歸附之鮮之盡心武帝

獨不屈意於毅毅甚恨焉以與毅舅甥制不相糾使書侍御史丘洹奏彈毅帝輙宥毅使傳詔羅道盛詔無所問時新制長吏以父母疾去官禁錮三年山陰令沈任父疾去職鮮之因此上議曰父母之疾而加以罪名悖義違理莫此為大謂宜從舊於義為允從之於是自三品以上父母及為祖父母後者墳墓崩毁及疾病族屬輙去職並不禁錮劉毅當鎮江陵武帝會於江寧朝士畢集毅素好摴蒱於是會戲武帝與毅斂局各得其半

積錢隱人毅呼帝併之毅先擲得雉帝甚不悅良久乃
荅之四座傾屬既擲得盧毅意大惡謂帝曰知公不以
大坐席與人鮮之大悅徒跣繞牀大呌聲聲相續毅甚
不平謂之曰此鄭君何為者無復甥舅之敬武帝少事
戎旅不經涉學及為宰相頗慕風流時或談論人皆依
違不敢難鮮之難必切至未嘗寛假要須帝辭窮理屈
然後置之帝或時有慙恧色既而謂人曰我本無術學
談義尤淺比時言論諸賢多見容寛唯鄭不爾獨能盡

人意甚以此感之時人謂為格佞十二年武帝北伐以
為右長史鮮之曾祖江州長史㧡墓在開封相去三百
里乞求拜省帝以騎送之及入咸陽帝遍視阿房未央
故地悽愴動容問鮮之秦漢所以得喪鮮之具以賈誼
過秦對帝曰及子嬰而亡已為晚矣然觀始皇為人智
足見是非所任不得人何也答曰夫佞言似忠奸言似
信中人以上乃可語上始皇未及中人所以暗於識士
前至渭濵帝復嘆曰此地寧復有呂望邪鮮之曰昔葉

公好龍而真龍見燕昭市骨而駿足至明公以旰食待
士豈患海内無人帝稱善者久之宋國初建轉奉常赫
運勃勃陷關中武帝復欲北討鮮之表諫及踐阼遷太
常都官尚書時傅亮謝晦位遇日隆范泰嘗衆中誚讓
鮮之曰卿與傅謝俱從主上有功關洛卿乃居僚首今
日答颯去人遼遠何不肖之甚鮮之熟視不對鮮之為
人通率在武帝坐言無所隱晦人甚憚焉而隱厚篤實
贍卹親故性好遊行命駕或不知所適隨御者所之尤

為武帝所狎上嘗於内殿宴飲朝貴畢至唯不召鮮之
坐定謂羣臣曰鄭鮮之必當自來俄而外啓尚書鄭鮮
之詣神虎門求啟事帝大笑引入其被親遇如此以從
征功封龍陽縣五等子景平中徐傅當權出為豫章太
守時王弘為江州刺史竊謂人曰鄭公德素先朝所禮
方於前代鍾元常王景興之流今徐傅出以為郡抑當
有以尋有廢立事元嘉三年弘入為相舉鮮之為尚書
右僕射四年卒有文集行於世子愔始安太守

裴松之字世期河東聞喜人也祖昧光祿大夫父珪正
員外郎松之年八歲學通論語毛詩博覽墳籍立身簡
素年二十拜殿中將軍此官直衛左右晉孝武太原中
革選名家以參顧問始用琅邪王茂之會稽謝輶皆南
北之望松之拜此職時以為榮義熙初為吳興故鄣令
在縣有美績入為尚書祠部郎松之以世立私碑有乖
事實上表陳之曰碑銘之作所以明示後世自非殊功
異德無以允膺兹典俗敝偽興華煩已久是以孔悝之

銘行是人非蔡邕制文每有愧色真假相蒙殆使合美
者不貴以為欲立碑者宜悉言上為朝議所許然後聽
之庶可以防遏無徵顯彰茂實由是普斷武帝北伐領
司州刺史以松之為州主簿轉治中從事史既克洛陽
松之居州行事宋國初建毛德祖使洛陽武帝勑之曰
裴松之廊廟之才不宜久居邊務今召為世子洗馬與
殷景仁同可令知之時議立五廟樂松之以妃臧氏廟
用樂亦宜與四廟同除零陵内史徵為國子博士元嘉

三年誅徐羨之等分遣大使廵行天下並兼散騎常侍班宣詔書奉二十四條松之使湘州甚得奉使之義論者美之轉中書侍郎司兾二州大中正上使注陳壽三國志松之鳩集傳記增廣異聞既成奏上上覽之曰此為不朽矣出為永嘉太守勤恤百姓吏民便之後為南琅邪太守十四年致仕拜中散大夫尋為國子博士進太中大夫使續何承天國史未及撰述卒時年八十子駰南中郎參軍松之所著文論及晉紀駰注司馬遷史

記並行於世駰子昭明昭明子子野列在齊梁二史

何承天東海郯人也從祖倫晉右衛將軍承天五歲失父母徐氏廣之姊也聦明博學故承天幼漸訓義儒史百家莫不該貫武帝義旗初建長沙公陶延壽以為其輔國府參軍遣通誠於武帝撫軍將軍劉毅鎮姑熟版為行參軍毅嘗出行而鄢陵縣吏陳滿射鳥箭誤中直帥雖不傷人處法棄市承天議曰獄貴情斷疑則從輕昔有驚漢文帝乘輿馬者張釋之劾以犯蹕罪止罰金

何者明其無心於驚馬也故不以乘輿之重加於異制
今滿意在射烏非有心於中人按律過誤傷人三歲刑
况不傷乎微罰可也轉爲武帝太尉行參軍武帝討劉
毅留諸葛長民爲監軍長民容懷異志劉穆之屏人問
承天承天曰公昔年在左里還入石頭甚脫爾今還宜
加重複穆之曰非君不聞此言今日願爲丹徒劉郎恐
不可復得也宋臺建召爲尚書祠部郎與傅亮共撰朝
儀謝晦鎮江陵請爲南蠻長史晦進號衛將軍轉諮議

參軍領記室時有尹嘉者家貧母熊自以身貼錢為嘉
償責嘉坐不孝當死承天議曰法稱違犯父母教令恭
謹有虧父母欲殺皆許之其所告唯取信於父母謹尋
事原心嘉母辭自質錢為子償責嘉雖犯教義而熊無
請殺之辭令而殺之非也元嘉三年晦將見討其弟皭
密信報之晦問計於承天曰若果爾卿令我云何承天
曰以王者之重舉天下以攻一州大小既殊逆順又異
境外求全上計也以腹心領兵戍義陽將軍率衆於夏

口一戰若敗即趨義陽以出北境其次也晦良久曰荊
楚用武之國兵力有餘且當決戰走不晚也使承天造
立表檄及晦下承天留府不從到彦之至馬頭承天自
詣歸罪彦之宥之後補尚書殿中郎兼左丞吳興餘杭
人薄道舉為刼制同籍期親補兵道舉從弟代公道生
等並為刼大功親非應在補謫之例法以代公等母存
為期親則子宜隨母補兵承天議曰尋刼制同籍期親
補兵大功則不在例婦人三從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今

道舉為刼若其叔父尚存應制補謫妻子營居固其宜也但為刼之時叔父已歿代公道生並是從弟大功之親不令補謫今若以叔母為期親令代公隨母補兵既乖大功不謫之制又失婦人三從之道由於主者守期親之文不辨男女之異愚謂代公等母子並宜見原承天為性剛愎不能屈意朝右頗以所長侮同列不為僕射殷景仁所平出為衡陽内史昔在西方與士人多不協在部又不公清為州司所糾被收繫獄會赦免十六

年除著作佐郎撰國史承天年已老而諸佐郎並名家年少頴川荀伯子嘲之常呼為妳母承天曰卿當云鳳凰將九子妳母何言邪尋轉太子率更令著作如故時丹陽溧陽丁況等久喪而不葬承天議曰禮云過葬當謂荒儉一時故許其稱財而不求備丁況三家數十年中葬輙無棺櫬實由淺情薄恩同於禽獸者耳竊以丁寶等同伍積年未曾勸之以義繩之以法十六年冬既無新科又未申明舊制有何嚴切欻然相糾或由鄰曲

分爭以興此言如聞在東諸處此例既多江西淮北尤為不少若但謫此三人殆無所肅開其一端則互相恐動臣愚謂況等三家且可勿問因此附定制旨若人葬不如法同伍當即糾言三年除服之後不得追相告引十九年立國子學以本官領國子博士皇太子講孝經承天與中庶子顏延之同為執經頃之遷御史中丞時魏軍南伐文帝訪羣臣捍禦之畧承天上安邊論凡陳四事其一移遠就近以實内地其二浚復城隍以增租

防其三纂偶車牛以飾戎械其四計丁課仗勿使有闕文多不載承天素好弈棊頗用廢事又善彈箏文帝賜以玉局子及銀裝箏承天奉表陳謝上答曰局子之賜何必非張武之金邪承天博見古今為一時所重張永嘗開元武湖遇古冢冢上得一銅斗有柄文帝以訪朝士承天曰此亡新威斗王莽三公亡皆賜之一在冢外一在冢内時三台居江左者唯甄邯為大司徒必邯之墓而永又啓冢内更得一斗復有一石銘大司徒甄邯

之墓時帝每有疑議必先訪之信命相望於道承天性褊促嘗對主者厲聲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文帝知之應遣使先戒曰善俟何顏色如其不悅無煩多陳承天與尚書左丞謝元素不相善二人競伺二臺之違累相糾奏太宰江夏王義恭歲給資錢三千萬布五萬疋米七萬斛義恭奢侈用常不充逆就尚書換明年資費而舊制出錢二十萬布五百疋以上並應奏聞元輙以錢二百萬給太尉府為承天所糾上大怒遣元

長歸田里禁錮終身元又舉承天賣葖四百七十束與官屬求貴價承天坐白衣領職二十四年承天遷廷尉未拜上欲以為吏部郎已受密旨承天宣漏之坐免官卒於家年七十八先是禮論有八百卷承天刪減并合以類相從凡為三百卷并前傳雜語所纂文及文集並行於世又改定元嘉歷改漏刻用二十五箭皆從之曾孫遜梁史有傳

通志卷一百三十四